

如果命運早已註定，我們還能選擇什麼？

如果生命從一開始就注定朝向終結，那麼我們在人世間追尋的究竟是什麼？

或許，是那些在失去之後才懂得珍惜的片段；或許，是在無法挽回的瞬間裡，才明白什麼才是真正值得握緊的溫柔；或許，還有更多我們的自以為，卻仍舊無法掌握及後悔的時光。

曾幾何時，放學或下班一回到家，脫口而出地那句「我回來了」，總有父母溫柔的聲音在屋內回應著。他們問今天過得怎麼樣，有沒有太累，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再吃飯。那飯桌上的家常菜，簡單卻溫暖，每一口都是生活的踏實與習慣。即便偶爾任性點了道想吃的菜，也總有人默默記得，為我端上。那時候，我以為這就是人生的日常，而我，永遠可以這樣回家。

可是命運從來不曾按我們所想的劇本演出。二十一歲那年，父親離世，三十歲，又失去了母親。我開始懷疑：如果上天是公平的，怎會讓我那麼早就承受兩次生離死別？但若說上天不公平，又為何在他們還在的時候，給了我如此真切、濃烈的親情？也許，一切都是必然的安排，一場課題，只為教會我如何去愛，如何面對失去，如何學會一個人繼續堅強地走下去。

我曾是個不斷努力的孩子，努力讓父母感到驕傲，讓親戚口中的我不令人失望，甚至努力成為他人期待中的模樣，努力到幾乎忘了自己真正的模樣。可最諷刺的是，再怎麼拼命，還是會有人說我不夠好、還是有人要我再努力一些。那一刻我才驚覺，原來我從來沒想過，自己根本不需要去討好所有人的眼光。

「做自己」這三個字，看似簡單，卻是我成年後最難的功課。年紀越長，肩上的責任與期待越重，於是我們必須學會隱藏，學會妥協。我們選擇了符合社會期待，因為那樣比較安全，也比較容易獲得認同。可是，每一次妥協，其實也悄悄捨棄了一部分的自己。

有一天晚上，在家門口看到鄰居家的外籍移工就這麼坐在柏油路上，拿著手機與遠方的親人視訊，那個背影，我始終印象深刻。他們說的語言我聽不懂，但他的神情我看得懂。那份跨越海洋的想念、努力與孤單，與我們何其相似。我們都為了更好的生活，選擇離開熟悉的地方，背負不為人知的委屈，只為讓家人能有更好的生活。科技讓距離縮短了，卻也讓溫度稀薄了。但那個畫面，讓我記起曾經的自己，也想起曾經

家中的熱鬧與笑聲。

記憶中，有一次客廳桌上放著兩顆水蜜桃，媽媽說我先選一顆。我卻說讓她選，她猶豫了下，仍挑了一顆。我當下毫不遲疑地拿走她手中的水蜜桃吃了下去。她愣了一下問我為什麼這麼做，我笑著說：「因為我知道你總把最好的留給孩子，所以你挑剩的那顆一定比較好。」那一刻，她眼中泛著光，也泛著愛。而我，只想讓她知道，我也想把最好的給她。

還有那些陪伴我們長大的微小善意。小時候出門遊玩，媽媽總會跟馬路上的阿婆買三串 50 元的玉蘭花。我一直以為她喜歡那香味，直到她對我說：「當你有能力幫助別人，就不要吝嗇。也許有一天，你需要幫助時，才會有人願意伸出手。」那句話，像香氣一樣，沁入我心。如今，如果在馬路上有遇到賣玉蘭花的阿婆，我依然也會習慣買 50 元的玉蘭花放在車上，那香氣讓我彷彿還能感受到父母的陪伴，依舊在的氣息。

可是善良，不該成為讓人傷害的理由。有時候，我們給得太多，反而成了理所當然的傀儡。媽媽總說凡事不要太計較，但後來我才明白，原來我們都太相信人性，才會一次又一次被利用、被辜負。我們替傷害我們的人找理由，以為這樣是體諒，其實只是沒看清，他們根本不配。我們該學會愛自己，將時間與溫柔留給真正值得的人。

昨晚，我做了一個夢，夢裡看到媽媽安然地離開。沒有悲傷，沒有眼淚，就像劇情早已安排好一般。接著，輪到我準備逝去，看著朋友圍在身邊說著不捨，我卻淡淡一笑：「這不是很自然的事嗎？」感受著身體慢慢纖維化，眼皮漸漸沉重，世界安靜了。鬧鐘聲將我喚回現實，原來一切都是一場夢，回神後只有一個念頭：「如果這真的是終點，好像也無憾了。」我想，或許那是媽媽來夢裡與我說話吧？祢離開已八年了，我依然時常想妳，夢裡夢外。

我們終將一死，這是唯一的確定。但活著的過程中，我們能選擇去愛、去學習、去體驗那些未曾想像過的風景。即使曾跌倒、曾失落，只要我們因此變得更柔軟、更有力量，那就值得了。

若時光能倒流，我會緊緊擁抱我的父母，在他們耳邊輕聲說一句：「我愛你。」因為我終於明白，愛，是生命裡最值得不斷學習與珍惜的事。